

推荐流言峰伟，多有仓文。

### 辽朝的农业生产及其政策（提纲）

辽朝是契丹贵族为首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，于十世纪初建立的北方边疆政权。契丹贵族辽朝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其所实施的农业政策，也是逐渐完善的。这样，才在辽朝统治区域内，逐渐形成了牧、农业相结合的经济类型。

农业生产，历来在诸多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是否重视农业生产，其政策和措施是否得当，也是历朝各代统治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。

在辽朝统治区域内，契丹人和其他民族，除汉人和原属渤海国一部分以外，大都是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方式。《辽史》记载：“契丹旧俗，其富以马，其强以兵”；“马逐水草，人仰渔猎，挽强射生，以给日用”。①所以，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生产部门。然而，契丹贵族，辽朝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、政权的巩固，顺应历史的发展，生活的享乐，始终采取保护农业，鼓励生产的政策。

早在辽朝建立以前，契丹贵族就比较重视农耕。通志初期的军亭统帅涅里，他“究心农工之事”，“教耕织”。②耶律阿保机的玄祖“始教民稼穑，善畜牧，因以殷富”。③阿保机的祖父

匀德实也同样“喜稼穑，<sup>⑤</sup>相与耕以授其种”。⑥阿保机的伯父述渊作酋长时“教民种桑麻，<sup>⑦</sup>习丝织”，“始兴拓土，<sup>⑧</sup>置城邑”。⑨这不仅说明他们重视农业。而且，这时契丹族农耕生产已初具规模。<sup>⑩</sup>逐步由“随阳迁徙，<sup>⑪</sup>步无宁居”过渡到筑城而住的定居生活。定居生活必然是以农耕为前提而实现的。这是契丹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标志。这些做法对阿保机统治思想有很大影响。

阿保机在担任契丹八部首领时，比较重视农业。《辽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弭兵轻赋，<sup>⑫</sup>不意于农。”他继承了先辈重视农业的思想。《新五代史·四夷附录》上也说：阿保机“卒沉人耕种，<sup>⑬</sup>为治城郭邑<sup>⑭</sup>市，如幽州之度，<sup>⑮</sup>汉人安之，不复思家归。”<sup>⑯</sup>阿保机天显元年（926年）灭渤海国，这是辽朝。契丹贵族第一次扩大农业地区，为辽朝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条件。尤其是在收降汉人谋臣韩延徽之后，在处理安撫汉人方面，颇为得利，方法合适，措施得当。不仅“筑城郭，立市里，以处汉人”同时，又实行“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，由是汉人各安生业，逋亡者甚少。”<sup>⑰</sup>⑩这充分说明辽朝初年统治阶级对汉人从事农业生产事业十分重视。

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，继承先世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。

会同元年（986年）从中原王朝割来了燕云十六州，这是第二次扩大统治范围。对辽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。太宗德光根据具体情况“官分南北，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治汉人”，<sup>⑦</sup>并明确规定：“辽国官制，分北、南院。北面治官帐、部族、属国之政，南面治汉人州县、租赋、军马之事。因俗而治，得其宜矣。”<sup>⑧</sup>太宗德光及其继承人承袭“因俗而治”这一统治方法，在重视农业生产方面体现尤为突出。

当时，辽朝的农耕经济，已不仅限于南院管辖下的汉人居住地区，而且扩展到了北院统治地区。这对于历来以“吾有西楼羊马之省”而引以为豪的契丹贵族来讲，能实行重视农业生产的方针、政策，确是难能可贵的。当辽朝的军事行动与农业生产发生矛盾时，太宗下诏“征诛造兵，敢伤禾稼者，以军法论”。这说明辽朝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越来越重视。把农业生产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。不仅如此，太宗还率先垂范。太宗“将东幸，三刻言农务方兴，请减省行装，令随前从之”，并诏“扈从扰民者从军律”。这在我国古代帝王中，有这样明智的举动，也是不多见的。

在太祖、太宗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，世宗耶律阮统治时期驱使各部落积极从事农业生产，到应历初年，据《辽史·耶律达烈传》记载：“划赋役，劝耕稼，部人化之，户口丰殖，……年谷屡稔。”<sup>⑨</sup>

辽朝的农业生产发展同其他事物一样，并不是直线上升一帆风顺的。穆宗耶律羽德统治时期，农业生产就受到了影响，一是天灾，二是穆宗的残暴统治政治败坏。然而，从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开始，由于政治改革，使农业生产再度恢复与发展。保宁九年（974年）三月，由于北汉的请求，“诏以粟二十万斛助汉。”<sup>①</sup>这充分说明辽朝仓内有余，才能“以粟二十万斛助汉”，否则，是办不到的。它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。

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时期，辽朝面临着强大的北宋王朝多次进攻的严重局面，为了击败对方，巩固统治，更加重视农业生产。统和三年（985年）圣宗隆绪途径薦城，“见乙室奥院部下妇人地  
耨  
条过熟未获，遣人助刈。”<sup>②</sup>这说明圣宗深深懂得农耕之道，而且，也表明圣宗是重视农业生产的。此外，圣宗时期还采取了调整赋税，维修水利，沟通市易等等措施。

圣宗时期重视农业生产，还表现在他的经济政策中。对农、牧业关系上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。统和四年（986年），诏“军中

无故不得马，及纵诸军残南境农桑”；统和七年（989年），“禁部从伐民桑梓”、“禁多牧伤禾稼”；统和十四年（996年），“诏诸路军官毋非时政猎妨农”，⑤等等。如前所述，畜牧业一直是契丹贵族的主要生产部门。由于历代契丹贵族统治阶级重视农业，发展生产，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。以上这些诏令表明，在农、牧业二者发生矛盾时，圣宗隆绪的统治政策，首先是保护农业生产，可见，农业生产在辽朝经济中已上升为更重要的地位了。

其次，圣宗隆绪统治时期，注意奖励农垦，发展农业生产。

在辽朝西北边疆地区居住的部落品种。突厥不部、褚特部、乙室奥都等，农业生产也有发展。因此圣宗时期，经济力量日益增强，政权更加巩固。这也是辽朝能够击败北宋王朝多次军事进攻，乘胜南下，迫使订立“澶渊之盟”，东讨西征的原因所在。在圣宗统治时期，重视农业生产，政策得利。农业生产还可以进一步发展，取得更大的进步。但是，因为不断地对外战争，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，影响了生产，这自然给农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。

兴宗耶律宗真丘熙到道宗耶律洪基清宁年间，辽朝的农业生产，仍然在继续发展与前进。这与这些年问，除兴宗丘熙十三年（1044年）和十八年（1049年）发生过对西夏的战争外，基本上是与和平时期是不开的。这个期间不仅农业生产发展，经济繁荣，而且，将农业生产技术、经验，进一步向周边各地区推广，促使辽朝周边各地区农业经济有所前进。在道宗时期，北宋王朝苏颂使辽时，他在辽朝中京地区，亲眼看到了农田与牧地的交错风光，咏诗道：

“千里封疆蔚<sub>蔚</sub>同，

时平忘我马牛闲。

居人处处皆耕牧

尽室穹往复还。”

道宗洪基成雍年间，由于辽朝连年灾荒和阻卜族的起义，致使

农业生产逐渐由强盛转向衰弱。

辽朝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，是辽朝契丹贵族统治阶级受中原地区的影响，吸收汉人建议，重视农业生产和采取了比较合适的农业政策的结果；是辽朝统治区域内各族劳动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的结果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在辽朝农业生产逐渐发展和繁荣过程中，由于，契丹贵族统治阶级疯狂的镇压和残酷的剥削，还隐藏着各种社会矛盾。

辽朝契丹贵族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重视，是从巩固政权，加强统治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。他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，也是逐步加深的。从太祖开始，太宗时完善，世宗、穆宗时仍然沿用不殆，到圣宗时集前代诸帝王措施之大成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业生产政策，从而促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。

辽朝契丹贵族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重视，是与中原地区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影响和汉人的建议是分不开的。众所周知，在汉人韩延徽的建议下，阿保机把大批被俘的汉族农民安置在头下州城，从事农业耕作，使辽朝统治区域内农业成分不断增大。加上当时上京地区是“地沃宜耕植，水草促畜牧”，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。同时，汉族农民又带去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，自然会引起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。从而，促使契丹社会经济逐渐开始向半

牧半农方面转化。其他如韩德让、室昉、张俭、列抱朴、马得臣、杨信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，为辽朝的农业生产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措施。

在辽朝统治区域内，辽朝政府号召境内各族耕种“旷地”，兼作农业。由于广大各族劳动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，辽朝境内农业生产不断发展，经济力量日益强大。

辽朝契丹贵族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重视，进一步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传播到北部边疆各地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。在辽朝早期农耕地区不断扩大，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，圣宗、隆绪和兴宗、宗真时期继续推行屯田、荒田、开垦荒地。在边疆地区西北的胪朐河（今克鲁伦河）。西南的天德军不断扩充耕地面积，同时，扩充一些州县或“投下州军”。其中居民多数是来自汉区和渤海地区的农耕人口。辽朝契丹贵族统治阶级这些措施，在客观上扩大了耕地面积，提高了农业生产，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传播到各地，促进了辽朝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在民族关系上，由民族杂居，各族之间生活习惯、生产方法等得到了相互交流，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，共同开发建设北方大地，稳定了祖国的边疆。

### 注释

①《辽史·食货志上》

- ②《辽史·百官志》
- ③《辽史·太祖纪下》
- ④《辽史·食货志上》
- ⑤《辽史·太祖纪下》
- ⑥《契丹国志·韩延徽传》
- ⑦《辽史·百官志》
- ⑧《辽史·百官志》
- ⑨《辽史·耶律达烈传》
- ⑩《辽史·景宗纪下》
- ⑪《辽史·食货志上》
- ⑫并见《辽史·圣宗纪》
- ⑬《魏公集》卷13
- ⑭《辽史·地理志一》

原书缺页

的区别。《金史》卷一载：“‘景祖稍役属部，自白山、耶悔、统门、耶懒、土骨伦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。’”可见长白山女真是生女真以外的，到景祖时才役属于生女真。又据《金史》卷一：“太祖因穆宗教：统门、浑、耶悔、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自今勿复称都部长。”这些都在长白山以东，正是长白山女真，它们原来都是有都部长的、也就是说已有自己的部落联盟。只是到穆宗时才丧失了自己部落联盟，成为生女真部落联盟的一部分。

只有宋人诸书对长白山女真及生女真不加区别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书所说的：“自来沫之北，宁江之东，地方千余里，户口十余万。”似应包括长白山女真及生女真在内。但同时又称“自推雄豪酋长小者千户，大者数千户，则谓之生女真”这生女真既然分为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，当然不能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。长白山女真当时既自成一部落落联盟，显然不能列入生女真一族中。又《宋会要辑稿》所载女真，前半段载长白山女真之事，后半段则载生女真之事，因此，有些人受其影响，把两者混为一谈了。

按长白山女真居住在长白山东北，为渤海海上京，中京地，本肃慎故地。女真本名朱理真又曰虑真、朱先均为肃慎音转。故长白山女真当起于古肃慎部，也即唐之号室部。而生女真之完颜为金之意，与安车骨同义。完颜部分布甚广，散居各处，与《新唐书》所载：“安车骨等皆奔故”正相合，故生女真之完颜部当起源于安车骨部。安车骨

属部亦属肃慎——黑水靺鞨系统。因此，过去就统称生女真起源于黑水靺鞨。

总结以上，可以认为女真卡起源于肃慎部。肃慎、朱先、朱理真均为一音之转。故《三朝北风会瑞》《北风扬沙录》《大金国志》等书均首载：“女真即古肃慎也。”但以后安车骨部之后完颜部强大，并吞了长白山女真诸部，形成了女真族。有些部落如铁丽、兀惹、回跋、达卢古、率宾，辽代本不是女真，但金代却加入女真族，成为金代女真族源之一了。一些部落如乌底改、吉里迷则辽代既非女真，金代亦未加入女真。胡里改人，金代有部分加入女真，其余到明末始加入满族。因此女真族的概念范围，在不同时期不同。不能把金代女真族扩大，加入女真族的各部，看作辽代就是女真族。也不能把广义上泛称东北地区不同部的女真，都看作一个族。